

中西紀事

中西紀事卷之十六

江上塞宴

天津新議續議

咸豐八年大沽之役。桂相等至津。英人擅定通商新議五十六條。奉

上諭。稅則之款。必須至滬商定。續因滬議定後。該吏換約不遵照會。其事遂寢。然予九年在浙。見西人已將五十六條。槩入通書中。因撮其大畧記之。迨十年京師換約。英法要請將戊午原約及現定續約。

頒示各省督撫。大吏按照辦理。遂並滬中所定稅則。刊刻

通行。閱其條款。悉由夷人任意增減。王大臣等畫押受成而已。今次之如左。

一約內有住居京師一款。言英國官員及所帶眷屬。可在京師或長行居住。或隨時往來。悉由該國自便等因。查此款自乾隆五十八年。該國主貢表文內。請援俄羅斯之例。遣人寄住京師。照管該國貿易之事。奉

純廟諭旨。告以天朝無此體制。俄羅斯從前在京城設館。因未設立。恰克圖以前。暫行給屋居住。嗣因恰克圖既設。卽在彼處交易買賣。不准居住京城。已數十年。該國現有澳門洋行。發賣貨物。又思在京城另立一行。天朝置畛嚴

明不得越境攙雜。所請在京城立行之事。必不可行等因。洎貢使回國。特將

敕諭二道。頒付粵東臺臣。備入檔案。迨道光庚子辛丑間。連犯浙粵。據其月報。謂中國待彼不肯照大西洋俄羅斯一樣。自琦相奏給香港。不復垂涎濠鏡。而寄住京師白門。議中未之及也。今大沽之役。首以此事請約。內雖無京師設行貿易之語。而其屢請受廬。若非有意通商。卽是覬覦國事。況

天朝舊制。通商在粵。亦不許在城內設立棧房及擅入省城。故粵人有二十九年重定之約。首禁洋商人城。致有七

年十二月之事。今查約內第一款內載前壬寅年七月二十四日江甯所定和約。仍留照行。廣東所定善後舊約。並通商章程。現在更張。既經并入新約。所有舊約。作為廢約等語。蓋因入城一款。終慮粵人持其前約而爭之也。寄住禁城。則各省之人。城誰敢侮之。可以知其用意之深遠矣。查天津泥中之議。以換約不遵而罷。故准駁亦无明文。今閱其續約第二款內云。前戊午年。大清欽差將英國駐華大臣嗣在何處居住一節。在滬會商所定之議。茲特申明。作為罷論。仍照原約第三款遵行等語。即此款也。然則寄住京師。當日在滬並未准行。後來挾兵要請。始照原約許之。

一議沿海之區。欲于舊約五口通商外。增設牛庄。登州。臺。灣。潮州。瓊州等處。又欲于長江一帶。自湖北漢口鎮沿流。

至鎮江入海之路。俟粵匪盪平後。許其選擇不踰三口。爲洋艘出運貨物來往之區。按長江自吳淞。蜀經歷江蘇安徽江西湖廣等省。皆漕運來往之通衢。外洋船隻自二三百頓以下者。均可在江行駛。該夷沿途停泊登岸。偶有衅端。便以火輪數艘橫截江面。則運道爲之梗塞。又或與糧船水手鬥毆滋事。或船隻被其轟沈。或重運遭其擄掠。是國家正供之人。適足爲齎糧藉寇之資。現雖試行海運。而上游四省之漕。豈能越江而飛渡哉。越之強也。伍子胥懼其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魏之入荊州也。吳張昭謂長江之險與我共之。自此議成。而東南之患。中于腹心矣。十年換約

便請暫在漢口九江兩處先行開商是其垂涎已久也

一議江甯舊約所載各貨稅則之多寡以價值爲率每價百兩征稅銀五兩近則各貨種式多有價漸減而稅較重者請重修改定並議以此後十年一修改等語該洋商志在牟利析及錐刀亦无足怪惟進口之貨自海口納稅後准由中國商人徧運內地所過關口應聽中國按價估稅與該夷無涉而自五口既開外洋商人有攜帶洋貨私入內地銷售者又有在內地買貨運至海口下載者經由各關口中國祇知照貨納稅不問中外商賈于是該夷有議免抽征之請謂不論關口之多少几子口之稅以一次總

納爲準。因定照海口稅例減半。于首至之關口。每百兩納稅銀二兩五錢。給票爲憑。嗣後經由各口驗票放行。不令重納。又議外國商船應納鈔課一百五十噸以上者。噸與外洋以一千六百八十斤爲一躉每噸納鈔銀四錢。自一百五十噸至以下者。每噸納鈔銀一錢。亦給票爲憑。不復再納。凡此紛紛之議。無非該夷自占便宜。兼爲華商作傀儡。蓋夷人貨物之交受。例不得越海口一步。自通商暢行。出入自便。此後夷人入內地。卽藉華商爲導虎之俵。華商至內地。又藉夷人爲腐鼠之嚇。試問中國自征其商。而偷漏影射之弊端。在在不免。何況夷勢日橫。奸商莠民。推其波而助之瀾。

者。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自長江通商。天下一家。更從
之後。馬頭未立。貨船未到。卽有持總理衙門執照。前赴安
徽之屯溪。江西之河口。義甯州等處。采辦茶葉。大半華商
導之也。

一約內言。英國民人有犯事者。由英領事查辦。中國人有
欺虐英民者。由中國地方官查辦。若有兩國交涉事件。彼
此會同審辦等語。查錢債鬥毆之事。中國定制。由州縣審
辦。若欺虐外國之人。經地方官查知其曲在我。自可先行
查辦。倘弊端自彼起。卽已入華夷交涉事件。彼時照會該
領事會同審辦。均無不可。乃約內載明。正領事與中國道
員平行。副領事與中國知府平行。因之一遇交涉事件。反

越州縣而訴于道府。遂藉道府以脅制州縣。況各領事現住海口。有事輒排闥入監司衙門。咆哮凌虐。並方面官亦視之蔑如也。憶臺灣二十二年紅夷供詞。言其小埠頭設立文官。如中土知縣者。曰未士洛云。今見香港上海各處洋行招帖。皆冠以未士二字。意卽外國除授之官銜。在中國則與牙戶無別。乃得與

天朝之州縣平行。其褻甚矣。

一議中國民人有犯罪逃至英船及外洋寄居之房屋內。一經中國官員照會到該領事。卽行交出。不得徇庇隱匿等語。此已載入江甯條約中。而自五口通商後。屢以照會

移取起衅。甚至有毆殺中國民人。抗不交出凶犯者。蓋英夷收拾人心。專以受降爲得計。予見西人月報言。各國罪人有逃入英境者。英皆容匿之。而其本國緝捕罪人。不得以兵船輕造英境。是其與外洋各國來往之定例。故中國雖有照會交取之約。多成具文。至其所定中西交易。有欠債不償。潛行逃避者。彼此知會緝拏追繳一體辦理。立法非不善。而予聞上海交易成後。應付華商銀兩。洋商給以銀票。票期率在對月。多則五十日之限。及屆期憑票取銀。竟有不肖洋商。私自逃回。遽將貨行閉歇者。華商訴于領事。領事置之不理。此見于西人自撰之月報中。且云洋行

欠帳私逃。不獨唐人受其累。卽各洋皆以爲不便等語。蓋
彌人之詞也。然華商悟其詭詐。屢欲變易其對月取銀之
例。卒不能行。故咸豐初年。滬口生意漸不如前。至有茶商
仍欲改道赴粵東者。然則通商善後之約。該夷陽奉陰違。
徒以此玩中國官民于股掌之上而已。

一傳習天主教一條。江甯約中已有之。然尙無華人弛禁
之明文。不過言彼國教士之至中國者。請免查辦而已。自
道光二十五年。法人在粵陳請在各港口設立天主教堂。
竝華民之人其教者。概免查禁。部議允行。自後各省華民
公行無忌。今查英國條約內。載明耶酥聖教暨天主教二

項蓋英人自路德改立耶穌教。于是禁行天主教。見泰西碑聞

而不悟耶穌之卽天主也。法卽西所奉。則仍是舊行之天主。教。一曰加克特立教。時英人借助法兵。故約內竝及之。若法國之約。則但云天主教而已。惟西人矜其教法。驅除異己。各小國有不從者。脅之以兵。如五印度及回疆之役。屬于英者。今悉改行耶穌教。甚至如東洋之日本暹羅。向與西洋人天主教爲仇者。近年英人日強。皆藉通商之約。傳教于其國。而日本暹羅亦畏其強。不敢詰。今又欲以此強中國。豈非欲用夷而變夏哉。

一約內議用漢字英字一條。查英夷兩次入貢。表文皆由

中國繙譯進呈。据乾隆六十年粵督朱文正公奏稱。有夷字正副表二件。伊國自書漢字副表一件。臣等公同開驗。其漢字副表。雖照中國書。而文理舛錯。難以句讀。隨令通曉夷書之通事。將夷字副表與漢字表核對。另行譯出等語。是該國雖有自書之漢字。詰屈難通。仍由中國人通習夷語者。另行譯出。並不責以漢文正本配送。迨嘉慶中廣州知府楊健詳定英夷商稟。許用漢字。自後該夷久居中土。多以中國言語繙譯彼國古書。故馬利遜有華英字典之輯。悉依康熙字典詮釋。是時

純廟敕諭二道。由該國副使斯當東繙譯。迨嘉慶二十一

年之

敕諭。則馬利遜繙譯。蓋馬亦時爲副使。詳攷英夷貢使。皆以武臣爲正。文臣副之。皆見西人紀載中。同文之治。漸染外邦。故英彌二國。皆建書院。俾夷人習漢字者居之。今約內欲請中國選派學生學習英文。以便他日文書往來。不用配送漢字。是又欲以外邦之言語文字。強中國傳習。抑已汰矣。自十年撫事定後。總理衙門奏定章程內。稱臣等前定章程內有請飭廣東上海挑選專習英法美三國文字語言之人來京。差委挑選八旗子弟學習。除俄羅斯章程出該館遵旨酌議外。其英法美教習及學習之人薪水獎勵。應仿照俄羅斯館議定之例辦理。又查俄羅斯館以狹難以兼容。現查鐵錢改作衙署。尙有爐房稍加修葺。堪作館舍。免致在外滋事。等因。是王大臣等已議及之矣。

一議中國照會公文不用夷字。予見西人月報言夷者鄙夷之稱。外國人多忌用之。不覺失笑。夷爲東方之國名。又爲四裔之總稱。說文夷从大从弓。大人持弓也。此于六書爲會意。氏羌蠻貊皆以獸名。獨夷从人从大。以魏爲大名之例推之。不可謂非美號也。說文言東夷有君子不死之國。說文廣采異聞其言不死之國疑卽指昆侖國王事也孔子言仁者壽。子欲居九夷。有以也。夫然則夷字之稱。正以其國有君子多壽考。而錫以嘉名。近日西人頗不乏彬彬爾雅之士。胡弗之考也。一滬中所定稅則。名曰通商善後條約。英十款。法彌同。大都本天津新議所定貿易各款。推廣言之。其餘則臚列出。

口進口之貨。酌定稅額銀數而已。惟其第五款內稱向來洋藥銅錢米穀荳石硝磺白鉛等物。例皆不准通商。現定稍寬其禁。聽商遵行納稅貿易。洋藥一項。現准進口議定。每百觔納稅銀三十兩。惟該商止准在口銷售。一經離口。卽屬中國貨物。祇准華商運入內地。外洋商人不得護送。卽天津條約第九條所載。英民持照前往內地通商。竝二十八條所議內地關稅之例。皆與洋藥無涉。其如何徵稅。聽憑中國辦理。嗣後遇修改稅則。仍不得按照別貨定稅等語。查舊制洋商進口之貨。祇准在海口銷售。一經離口。卽係中國貨物。其出口之貨。亦由華商運至海口。與之交

易。不准洋商擅入內地。自行采辦。此自來各貨進口出口之通例。今天津新議第九條。准聽英國人持照前往內地各處通商。毋得攔阻。又二十八條。准聽英商貿易。出入內地。照海口稅減半。祇完內地一口之稅。以後驗票放行。不令重納。是二百餘年之舊例。一旦掃而空之。故桂相等在滬語以洋藥一欸。新定稅則本不與他稅等。且貨輕價重。易啟偷漏影射之端。應請另欸辦理。于是該夷始有稅則第五條之議。然自長江通商。洋商占立馬頭。深入內地。豈能保其不夾帶鴉片。又豈能保其不勾串華商相與影射。必至陽奉陰違。豪无顧忌。他如銅錢米穀等項。不准運往

外國仍准其在內地各口往來貿易。凡此所議。不過掩耳盜鐘之計而已。十年換約之後。照此辦理。而英人已。在總理衙門呈稱。內地商稅過重。具詳洋蔣卷中。是華商英商串通一氣之證。

天津新議。據其約內所記。在咸豐八年之五月。其稅則之定。自滬中者。則十月也。此等條約。直至十年換約之後。始奉

頒行。是時英法挾兵。要請續增英款九條。法款十條。惟彌國之約。仍係八年所定。並無續款。然已預爲異日張本矣。俄人之約。則又意在申定邊界。載入續約中。今更敘而論之。如左。

一英人續約。首在索賂。据其八年所定專條。議償商虧二百萬。軍費二百萬。由粵省設措清欸後。交出粵城等語。今續約又索增軍費四百萬。合前所許共八百萬。議于十年十月在津先交五十萬。又于粵中交銀三十三萬三千三百餘兩。其餘在各關所收稅內扣繳二成。以三個月爲一結。仍以二百萬賠補粵中商虧。其六百萬悉抵兵費。一也。八年天津新議第三條。所載在京居住一節。未奉允行。今請仍照原約。或在京長住。抑或隨時往來。總以自奉該國君主之諭旨爲定。二也。八年所議各口通商。天津不在其列。今續約內請以天津郡城海口。作爲通商之埠。均照各

口章程一律辦理。三也。粵東有九龍司地方。前經兩廣總督勞崇光給與該夷。作爲在粵總局。由該國在粵之領事巴夏里立批租住在案。今續約第六款。請將地界歸英管轄。撤銷前次租批。此與琦相在粵奏給香港一島同爲割地。誅其心。一爲牟利起見。一因巴夏里被執。不甘作爲中國酬罰之款。四也。換約之後。僅許退出京城及舟山屯兵。其天津竝大沽炮臺。暨登州北海廣東省城等處。應俟八百萬清款後。始行退還。即使早退。亦必俟彼國君主諭旨施行。較之八年原約退出廣東省城者。又增數處。五也。其餘重複及貿易瑣屑者。不錄。夫氏犬羗羊獸而人者也。狼

子野心。人而獸者也。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東方朔之諫。獵曰。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是胡越起于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今以輦轂之下。夷狄猛獸。並域而居。一旦有觸藩之變。銜櫪之虞。則是遇軼材之獸。而京師豈復有可存之地哉。非族之逼。將有侵陵。卧榻之旁。防其睥睨。何況兔窟潛營。鳩居不返。此誠不可一朝居者也。天津之約。主自李國太。續增之約。則巴夏里所定。以彼在粵。充當領事。粵中之禍。夫已氏實始終之。迨八年新安之役。粵人縣重賞。購其首。逃回本國。遂謀充額羅金參贊。怡王入通議撫。則彼單騎赴宴。僵卧邸中。坦然

無備。迫其受擒。則惡貫已盈。依然脫網而出。此與李國太
之在天津。被擒復釋。果何恃而不恐。此則天下後世所不
解者也。商虧之歟。蓋六七年間。粵人焚其城外洋行。索賠
房屋貨物者也。無論商民平等。犬兔之逐。蠻觸之爭。不足
爲異。卽以報復言之。該夷連燒我兩次炮臺。亦足取盈矣。
若夫洿我宮壤我室。是殆天之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後
降之罰。不自愧悔。又肆貪恣。在彼癩犬吠非其主。曾不足
怪。而在京內外之王大臣等。不聞興借一之師。稍挫其方
張之銳。彼則如虎。我則如鼠。城下之盟。宜一任其予取予
求之不竭矣。至于北塘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今六次償

歟。逮及二年。或因關口稽查致饒唇舌。或因稅課虧短稍涉稽遲。則隨地隨時。皆可藉端起衅。彼時以子之矛陷子之盾。豈非藉寇兵而齎盜糧哉。雖然。賂銀割地。彼之所求者利而已。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春秋重夷夏之防。通鑑嚴正閏之辨。故楚雖王也。而魯史貶之爲子。魏固帝也。而武侯斥之爲賊。至于東晉以後。五胡亂華。冠履易位。而北謂南爲島夷。南謂北爲索虜。未嘗以敵體相況也。後晉之尊契丹。以石敬瑭爲其所立。而其子猶不受。惟南宋之後。金元始大數傳。而卒不振我。

太祖龍興關外。值明之季世。天與人歸。蒙古首上尊號。然

尚不欲抗衡中國。屢次議和。皆出自

大宗之意。於請來往文移。低明一格。仍用前頒龍虎將軍之印。是知天道虧盈而益謙。我

朝之所以卒受天命者此也。今以數萬里外不賓之荒服。一旦馮陵中夏。竟使燭火爭明。十日竝出。此豈但陰之疑陽。紫之奪朱而已哉。予見壬寅江甯之約。英國尙低一格。閱二十年。遂成敵體。其由來者漸矣。其約內稱君主者。乃外洋女主之書法也。非貶詞也。

一法國之約。八年所定四十二條外。又立專條。言西林縣知縣張鳴鳳。殺該國傳教人馬神父。請將該縣革職。永不

敘用。載入約內。其餘所定各口通商來往儀注。及一切稅課事宜。俱與英前所定五十六條大畧相同。惟軍費賠款。議定二百萬。較英夷減半。今以稱兵得志。亦請續增十條。增入天津新議後。第四條改前定二百萬。亦增至八百萬。除在海關已收數外。議定本年十月先在津郡交銀五十萬。餘在所收稅內分五次扣除。其八百萬內撥出一百萬。作爲法商住粵被燒賠補之用。其餘皆作爲軍費等語。又第七條內。稱該國水陸二軍。俟收銀五十萬。卽退出天津。仍屯駐大沽炮臺。待中國將賠款全數交清。始將該國占踞中國各地方。全行退出境外。又第八條內。稱現駐天津

之兵。俟五十萬交清後。退駐大沽炮臺。惟統兵官仍請暫駐天津。過冬。餘與英夷續約。大畧相同。予按法夷之索商。虧索兵費。以八年較英夷減半計之。即使議增。亦不過四百萬耳。今效英之尤。在彼固多多益善。在我乃默默無言。傳聞本年桂相赴津議撫。曾許英人一千二百萬。後夷兵入京城。法使囑囉居間作說客。來往調停。遂較前議減去四百萬。然在英夷則減之。在彼則增之。是藉以收漁人田父之獲也。各海口貿易。英居其首。花商次之。若以法論。則每年出口之船。不過數隻。皆鐘表呢羽軟細之物。是英之稅多。而法之稅少也。英之暮四。尙易自朝三。法之一裘。乃

集于衆腋。是英之所取者勞。而法之所取者逸也。雖然英借助于法而餌之以利。法馮藉于英而坐享其成。曾不思壤地同而求濟其欲者。正句踐參吳之計也。無賄之患。必不免于象齒之焚。亦終必亡而已矣。

一彌人換約事。在九年。今其條約三十款。仍是八年所定。附于英法二國之後。查該國向不立君長。紳民公舉有名望者一人。住華盛頓都城。總理二十七部之事。是亦斯丹甲必丹之舊制也。西人以一部之長爲斯丹。一日斯坦。一主曰甲必丹。是彼言丹者。日算灘皆聲之轉也。其管理帳目及船。卽中國里長約長之類。乃居然以大伯理璽天德與大清皇帝平頭。雖其八年所定。係按照英法款式。然九年

大沽之役已停止。英人換約。彌人卑詞請款。正宜與之說
明。仍照粵東舊約款式。即使該國主業已鈐印。亦可令其
回國更換。遲至來年再行換約。未爲失信。何以王大臣等
不加究詰。一律允准。且就其約內所定各款。效尤之漸。實
不可長。如第五條言該國使臣遇有要事。不論何時應准
到北京暫住。但每年不得踰一次。到京後迅速定議。不得
耽延。應由海口或陸路不得駛駕兵船進天津海口。中國
派地方官照料。若係小事。不得輕請到京。至上京必須先
行照會禮部。所帶跟隨人等。不得踰二十人之數云云。詞
意尙爲恭順。乃又于第六款內載明。嗣後無論何時。但中

華

大皇帝願與別國立約允准之處。以及在京師居住。或久或暫。應許該國來使。一律照辦。同沾此典等語。核與第五條。不准耽延。及每年不得踰一次之語。自相矛盾。又十五條內載。合衆國民人在各港口貿易者。除中國例禁不准攜帶出口進口之貨外。其餘各項均准販運往來。至買賣應納稅餉。惟照粘附在望廈所立條約例冊。倘別國有按此條約更改者。卽應一體均同等語。又第三十條內載。現經兩國議定之後。倘

大清國有何惠政恩典。施及他國。或關涉船隻海面通商。

往來等件。爲此條約所無者。亦當准該國官民一體均沾等語。凡此重言絮語。皆爲後來悔約張本。且預知後來英法所請。必有更進于此者。卽如約內。祇無長江通商之款。又各海口。但有廣州潮州廈門福州臺灣甯波上海等處。則是五口之外。僅增潮州臺灣兩處。與英法條約之兼有牛庄登州瓊州各口者不同。自十年英法換約。又增入天津淡水兩口。凡此卽彌人約內所謂有惠政恩典施及他國。爲此條約所無者。亦一體均沾。固已預爲道地。包掃一切。而此中坐收漁人之利。已不少矣。彌人亦黠矣哉。一俄羅斯之約。其與英法異者。彼爲增索賂款。多占馬頭。

此則要求割地。意在更張。康熙雍正兩次會盟。定界之前。約也。查八年天津原議第十二條。除陸路所定邊界。照舊通商外。議增海口。之上海甯波福州廈門廣州臺灣瓊州七處。又載明。此後若有別國在沿海增設口岸者。亦准該國一律照行。一也。舊制。俄夷不入朝會之列。惟理藩院設庫倫辦事大臣。掌蒙古與俄羅斯通商之事。與東西兩將軍會商。行文于其國薩那特衙門。不直達其汗也。今改議由該國總理事務大臣。與中國軍機大臣。或大學士。往來照會。俱按平等。設有緊要。由該國專遣使臣。送到京師。其行走。或取道恰克圖。或由就近海口。悉聽其便。二也。兩國

邊界有從前未經定明者。應各派大臣秉公查勘。清理疆
畛。載入約內。繪圖立冊。以昭信守。三也。其他貿易瑣屑之
條。大畧與英法彌三國同。至十年續定之約。則意在申定
邊界。以防異日爭端。其第一條議明。此後兩國東界由什
勒喀額爾古納兩河會處。卽順黑龍江下流。至該江烏蘇
里河會處。其北邊地屬俄國。其南邊至烏蘇里河口地方。
悉屬中國。又自烏蘇里河口而南。上至興凱湖。兩國交界。
以烏蘇里及松阿察二河作爲界限。其二河以東之地屬
俄國。二河以西之地屬中國。又自松阿察河之源。中外交
界處。踰興凱湖。直至白稜河。又自白稜河口順山嶺至瑚

布圖河口。再由瑚布圖河口。順琿春河及海中間之嶺至圖們江口。其東皆屬俄界。其西皆屬中國界。以上凡遇中外交界之處。繪爲地圖。以朱絲識別。上寫該國繙譯地名。立定界牌。永無更改。至此等交界。均係空曠地方。遇有中國人住居漁獵者。俄國不得占逐。仍准華民自行照管。此所定黑龍江一帶之東界也。第二條載明西疆交界。此後應順山嶺大河之流。及見在中國常駐卡倫等處。及雍正六年所立沙賓達巴哈之界牌末處起。往西直至齊桑淖爾湖。又自此往西南順天山之特穆爾圖淖爾。南至浩罕邊界爲界。此所定西疆一帶之西界也。第三條總判云。嗣

後交界遇有含混相疑之處。卽以上二條所定之界。作爲
解證。東邊自興凱湖至圖們江中間之地。西邊自沙賓達
巴哈至浩罕中間之地。設立界牌。由兩國派出大員。秉公
查勘。東界查勘在烏蘇里會齊。于咸豐十一年三月內辦
理。西界查勘在塔爾巴哈台會齊商辦。不必限定日期。所
派大員。卽按所指各交界作記繪圖。各書寫俄字二分。中
國或滿或漢字二分。兩國交換畫押用印。以憑信守。以上
俄羅斯新定之邊界大畧如此。核以康熙二十八年及雍
正五年所定之邊界。更改侵占。予取予求。竊恐將來必有
無厭及我之患。查現在所定東邊交界。皆在黑龍江之北。

岸而俄人在江中修製戰船。設立炮位。俱見于西人月報中。又言咸豐五六年。俄人以土耳其之役。爲英法所攻。悉遷其各埠貨物于黑龍江之南北兩岸。南岸逼近內藩。中國兵弁阻之不得。是其得步進步之漸。至西疆俱係回部叛服不常。一遇蠢動。中西相持。俄人又將從中窺衅。以收漁人田父之利。此不可不慮者也。

中西紀事卷之十七

江上塞安

長江設關

咸豐十年秋九月英法二國先後換約越月抵在京英酋卜魯士照會恭親王及同時換約之大臣等內稱現行天津新議第十款所開長江一帶各口英商船隻俱可通商等因本國現擬僅于漢口九江兩處先行開商惟視江西尚未安靖所有兩口通商之處先照後開章程暫行辦理凡有英船上下大江內載貨物無論進口出口應納稅餉均或在上海或在鎮江各關按照新章納稅各關監督皆

宜妥爲設法務使各船遵行再英船欲上大江當向海關
先行報明所存保護船隻之兵器火葯鉛彈等物若干請
給照單該關口查明所報軍器數目如在情理之中卽應
註明給發倘出單之後查有額外軍器或竝無照單私行
售賣軍器葯彈等物卽將該船所載貨物全行人官竝驅
逐該船出口不准在江面貿易以上各節應請查照並咨
湖北江西各大吏一體遵辦等語旋准恭親王等奏請給
與照覆允准奉

旨依議尋由軍機大臣密寄湖廣督臣湖北江蘇江西撫
臣暨江甯京口將軍福建陸路提督等內開十年十月二

十日奉

上諭恭親王奕訢等奏英國欲于長江通商業經給與照
覆允准一摺長江通商一節八年原定和約內載明除鎮
江一年後立口通商外其餘自漢口汴流至海各地選擇
不逾三口准爲英船出進貨物通商之區今該國以撫局
已成欲先赴漢口九江兩處開商應納稅餉或在上海鎮
江各關按照新章交納並據該酋照會內稱先向海關報
明護船兵器火藥鉛彈等物請給照單該關口查明所報
軍器數目如在情理之中卽註明給發倘有額外軍器或
並無照單私行售賣者卽將該船所載貨物全行入官並

驅逐該船出口不准在江面貿易各等語該夷此次嚴定章程無非慮中國防其勾結賊匪售賣軍火等物有意存覘好之心業經恭親王等允其咨照湖北江西各督撫矣惟漢口九江兩處係屬通商創始所有一切章程必須按照條約與之妥爲商定毋令別生枝節以期永遠相安其進口出口應納稅餉恭親王已令其與上海關公同商酌亦須明定章程免致稅課虧短至該洋船所帶兵器火藥等已據該酋聲明在海關呈報均須嚴密稽查照章辦理其經行江面地方所有防守兵弁俱應飭令一體知悉毋得滋生疑慮以致別起衅端着官文等悉心妥辦總期杜

漸防微而又不致有傷和好方爲妥善將此由六百里各
密諭知之欽此是時江蘇巡撫薛煥方奉

旨署理欽差大臣督辦五口及長江三口通商事務會同
湖廣江西督撫籌辦漢口九江開商事宜尋准咨稱轉據
江南海關道吳煦詳稱江海關征收西洋各國稅鈔業于
本年十月二十五日起查照新章征辦忽據新關李稅務
司函据英商寶順即顛地行稟稱現將前往婺源屯溪河
口一帶置貨運出海口請發憑照前來誠恐內地關口地
方未經周知理合摘錄條約即滬中所定稅則之第七款呈送飛咨浙
江江西安徽巡撫查照辦理等情蓋自卜魯士既得照覆

英商特爲護符不俟各省督撫知照擅駕火輪護以兵船由鎮江駛赴九江漢口等處踰年而長江開商之局成矣當英酋卜魯士之請通商于長江也恭邸照覆謂南省軍務尙未肅清長江道路是否疏通本爵無從懸揣應由貴大臣斟酌辦理等因旋據江西撫臣毓科奏稱九江通商事屬創始關係甚巨恐非九江關監督一人所能辦理擬請遴委藩司大員赴潯會同籌辦時江西藩司張集馨詳稱徽池巨寇分股竄陷東流建德上犯湖口彭澤勢甚披猖現查潯郡一帶商賈屏跡此時遽往商辦不但交易無人尤恐逆氛肆擾有礙外國立行應請展緩赴潯等因經

江撫据以奏聞而是時寶順前來內地采辦茶葉已由蘇撫咨照在案續又准江海關道飛報探得英國水師兵頭霍姓現帶小火輪兵船五隻職兵八百餘名洋商數人于十一年

原文稱本年以紀事故表之

正月初二日徑泊吳淞口起旋駛

赴長江聲言前往漢口等處察看通商情形並稱尙有夾板貨船續開等語尋据薛大臣奏稱查得恭親王照復該酋卜魯士公文言明九江漢口等處進出應納稅餉章程令其就近與上海關公同商定前經轉飭蘇松太道照會英領事密迪樂知悉迄今未据照復卜魯士現在津沽尙未來滬商辦此次兵船駛赴長江又不先期知照突爾起

旋開行殊屬任性自由莫從理論等因旋据署江甯將軍
巴棟阿奏稱英國商船于正月初十日業已行抵鎮江探
看地勢設立署棧以備通商由水師及鎮江府知府先後
稟報當委佐領文祿前往接見詢問來鎮通商情形据稱
該國參贊巴夏里一員水軍提督和普一員和與霍譯音之異實一人
也又稱正副領事官二員實係來鎮通商現無貨載亦無
賀亦同別情其餘未到貨船十餘隻陸續即可到鎮等語旋于十
一日該國水師提督和普駕駛輪船一隻前往金陵上游
于十二日折回十三日駛回上海續于十二十三等日該
國參贊巴夏里副領事等前亦奴才接見之下詢問情形

據稱實係來鎮察看地勢設立署棧以備通商昨開輪船
前往金陵上游查看江面竝欲使粵匪聞知不敢開炮闌
阻該船于十三日駛回上海現有商船二隻在鎮駐泊等
語奴才因卽飭令鎮江府丹徒縣遵照條約妥籌商辦去
後茲據該參贊等看定在于鎮江西門外雲台山上下建
造公署商棧又擇于甘露寺地方暫爲副領事費笠子公
署以便會商一切十五日巴夏里業已開船駛往上游察
看九江漢口一帶江西情形等因于是江撫連接各處咨
照飛飭藩司張集馨酌帶委員經費赴潯辦理遂有九江
建立馬頭之議

十一年二月江西藩司張集馨抵潯途中接據饒九道文
恆署九江知府程元瑞先後報稱正月二十二二十七八
等日陸續到有火輪船七號經兩廣總督派委都司帶同
英國參贊巴夏里領事官許士二員進赴道署據巴夏里
面稱船內尙有水師提督賀布和賀布普皆譯之異一員意欲先在
九江漢口兩處設立口岸派領事官許士住在九江辦理
通商事宜竝欲先赴南康饒州一帶查看地方情形探明
水勢伊與賀布親往漢口商定一切後仍回九江商辦等
語張藩司於是月初六日至潯則巴夏里已由潯起旋前
往漢口矣越數日巴自漢口回與藩司接見行免冠禮人

免冠之禮本屬平行予前奉示未接件法使
渠亦免冠相見原奏稱其恭順實非也 會商租地立市

事宜而巴欲先赴上下游察看地勢再行定議十三日巴
夏里帶同藩司委員前往湖口諸酋僉以湖境扼要鄱湖
爲江省咽喉上通吳城下達江皖形勢較勝欲在該處立
市經委員馬長康告以湖口城內地多亂石城外俱係沙
土難以修造樓棧且該處山迴水深風濤險惡商船停泊
互市必不願來又地接建德東流時虞賊擾水陸防軍襍
處易啟衅端不如仍在九江可符原議再三辯論巴意始
轉與諸酋以千里鏡遠覷四面復用盤盛水銀測驗地底
確係沙石遂允折回九江十五日在九江府城西門外龍

開河之東量地一百五十丈深五十丈議寫租約巴因弓步不準再按指南法用繩較準得深六十丈內有民房三百餘家巴議給每畝五十千如不願者由地方官酌提公費津貼遂定議當立永租地基券約以一百五十畝科算載明丁米正耗銀數按年由領事官清交德化縣歸入編糧額下又議租約上該參贊與中國藩司聯銜畫押各執一紙此英人在海開商之大畧也

漢口通商事在九江之先緣巴夏里先往漢口已將一切處分明白方回至潯故潯中之約江撫奏稱仿照湖北式樣今据湖廣總督大學士官文原奏內稱本年正月二十

六日先有英國火輪船一隻駛抵漢鎮詢係上海寶順行
卽顛地行之行主韋伯同英官威司利通事官曾學時楊
光讓並隨從人四五十名當飭漢陽知府漢陽知縣等妥
爲照料二十七日威司利等人城至署相見据稱由上海
來漢查看地勢立行通商隨在漢口託人代覓棧房一所
每年議給房主租價銀四百兩留通事楊光讓住居照料
行主韋伯等卽于二十九日駛回上海矣二月初一日又
有火輪船兵船四隻到漢約載英兵共三四百名卽有英
國參贊巴夏里帶同屬官渡江至署相見据稱由上海前
來查辦九江漢口開港事宜至九江上岸諸事尙在未定

先來漢口查看地勢建造棧房其領事係由福建調來風色不順尙未至楚次日又有英國水師提督賀布率所屬武官二十人至署來拜惟賀布聲言駛往上游一帶探看水勢並無他意當飭沿途經過地方妥爲迎護時尙未回連日巴夏里于漢鎮下街尾楊林口上下看定民地基址會同府縣踈勘量寬二百五十丈深一百一十丈四至立石爲界現已由巴夏里至藩司衙門請給發丈量地基對約鈐用藩司印信議定俟英國領事到漢傳集地戶房主會同地方官當面議價立券照給交地之後聽憑英商起造棧房應納丁漕由英商赴縣交納並議再有他國來楚

須在英行以下擇地蓋棧不得上占正街事定水師提督亦自上游折回于初十二等日同巴夏里船先後開行仍畱英官夏姓及火輪船一隻停泊漢口等因此英人在漢開商之大畧也

潯中立市事定巴夏里旋回京師據稱法美

美即彌也茲照檔案作美

二國商船亦將踵至江撫仍飭藩司留潯旋據該司詳稱本年三月三十日美國水師總領施礫烈倫駕火輪船一隻到潯于四月初一日卯刻駛往漢鎮是日午刻美國商人駕飛箭火輪船一隻由漢回潯停泊登岸美國金甯謙及琮記洋商在于九江府城西門外勘定地基並要琵琶

亭空地十五畝又旗昌行商人勘定琵琶亭空地三十畝
因地勢低窪議卽興工用土填高探詢該商人等僉稱美
國領事官尙未定人法國領事亦無來潯霍耗竝云該國
通商事件均係該商等自行專主不必待領事官定局等
語惟租地換約各事宜須俟領事抵潯方可會辦該二國
領事官既無來江信息未便羈延守候等因江撫据情片
奏請檄藩司回省俟二國領事抵潯再行前往商辦所有
各國通商尋常事件卽由九江鎮道督同該府縣妥爲辦
理以專責成于是藩司張集馨遵飭回省時值粵匪上竄
黃梅潯中洋商遂疑其聞警潛回謠傳入都由總理衙門

奏聞奉

旨革職出任旋被兩江制使奏劾罷歸續据兼護饒九道九江府知府蔡錦青詳稱九月二十二日接湖北漢黃德道劉齊銜函稱美國瑯記洋商已在九江勘定地基尙未承買過手現委暫署領事官別列子馳赴九江辦理通商事務並將前勘地基一段傳集業戶公平定價出買以便瑯記承買管業等因當查美國勘買地基應行換約釘界與英國事同一律應遵前次

諭旨飭委藩司來潯會辦等因奉批美國領事官既已到潯而張藩司業已卸篆自應仍由該護道妥籌辦理等因

尋據以奏聞自此潯中通商事務悉由九江關監督一手經理而效尤脅制之漸紛紛陳請應接不暇先是美商因無領事來潯中國不肯與之立租換約因由該國駐京公使照會總理衙門謂該國商人在九江貿易生意不大意欲將來不設領事官卽交與九江府代爲照應等語由恭邸咨明江蘇巡撫旋准駁回因有暫署領事官別列子來潯之事當查勘定地基一節前已與該國總領事議定該國商人在潯貿易事與英國不同所有租買地基造屋諸事無須換約地價租錢應由商人自向業主公平買賣地方官不必與聞至民買民賣固不容業主抬價居奇亦不

准洋商恃強勒占是以該國旗昌洋行現在九江租賃民房設立行棧係向居民自行議價給租並未經官相安無事今該國琮記洋行于三月間所勘之西門外地基經該國領事官別列子來潯並不前赴道署會商輒于十月初八日琮記洋商率領工匠在于西門外前勘地內砌牆築垣經本地民人阻之始罷別列子知事不成始于初十日前赴道署由通事傳言該行前勘之地只能照英國之價給發且急等起造房屋等語經監督反覆駁詰不歡而去聲言此界前已勘定必欲照英國章程短價承買復經監督詢之紳民則稱此係大街熱鬧之區與龍開河之偏僻

有水者不同續准監督照會駐劄漢口之總領事始仍照民買民賣議結而前此所勘西門外琵琶亭空地增索至五十畝以其地在龍開河之西與英界事同一律監督查明地係濂溪書院空基仍經地方官會同釘界其價亦較英商稍增此美人在滬開商之大畧也

是年三四月間准湖廣總督大學士官文咨會總理衙門內稱英國領事官及俄國美國船隻抵漢貨物亦已陸續前來而俄美二國並無領事官任意裝載往來漫無稽攷咨請妥議遵辦尋經總理衙門酌定章程所有各國商船前往各通商口岸必須設有領事官管理方准商船前往

貿易如該國竝無領事官准其託別國領事官代爲管理亦必須別國領事官允爲代管方許該商開船貿易否則任意前往不惟不准貿易卽該國人有被人凌害事情地方官一概不管除咨行江蘇巡撫就近札飭俄國美國領事官遵照辦理外出示曉諭通商口岸百姓一體遵行等因當經薛大臣札飭上海道傳諭美國在滬之領事旋准覆稱漢口通商一節前已另派西地惠林士爲漢口領事業已接印任事等情復據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傳諭俄國在津領事官孟第飭令查照辦理而據孟第言該國竝未設立領事官亦無船隻前往漢口貿易之事恐係別國假

冒俄國名號抑或該省關口官吏查報未實請由總理衙門行文該省奎查等語尋准江蘇海關道詳稱漢口應設領事官業經照會俄美二領事查照去後茲准俄國領事官夏德爾照會內稱七月二十七日接奉本國駐京欽差札委本領事兼理長江一帶鎮江九江漢口等處卽經本領事轉請美國駐扎漢口領事魏連士代理本國通商事務嗣後凡有本國商人到彼生理卽由美國魏領事代辦在案請卽詳辦等情查俄國若無船隻在漢何必倩人代理領事明係孟第所言率憑臆度而該國之觀望模稜形跡詭秘亦可概見此俄美二國在漢開商及設立領事之

大畧也

初英酋卜魯士照會長江通商時擬有長江暫訂章程十款大都與巴夏里往返商定由恭邸咨行江面各省大吏查照辦理旋准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薛煥謂其第七款第九款多有窒礙蓋原訂章程載明貨物出口入口之稅課俱或在鎮江或在上海完納九江漢口概不征收故其第七款內有沿途任便起貨下貨不用請給准單不用隨納稅餉等語薛大

臣謂如此辦法毫無稽攷應飭令該洋商將運進長江貨物除在海關已完正稅不計外所有應完內地半稅

即子減

半之二
兩五錢

先在上海完納由上海給發憑單上駛出口貨物

如在漢口出口者先在漢口完納九江出口者先在九江
完納由各該關給發憑單下駛似此上下稽核自無偷漏
之弊又第九款內稱遇人因事故將該船主稟告各口領
事官由領事官將該船留在口內俟查辦完結方准開行
薛大臣謂此係英國商民與各國商民口舌之事與關務
无涉至干涉關務之事仍應由管關監督自行主政辦理
領事官不得預聞于是分別准駁咨會總理衙門及各督
撫在案續經巴夏里至滬以第七款實便兩國通商又面
交繹出章程十條與前繹之十條字義又有參差因先將

已定之八款試行餘請恭邸照會卜魯士會商定奪不決者久之嗣經英國總稅務司嚇德來京呈遞清單條陳稅務事宜核與前定章程十款互有出入總理衙門以所議章程頭緒紛繁實難洞悉流弊請飭戶部會商辦理旋准行在軍機處字寄咸豐十一年五月十二日奉

上諭此次各口設立新關與外洋交涉設一切章程未能妥協徒滋爭論且各口情形不同恐戶部不能懸定所有各口關稅章程仍著奕訢等悉心酌擬具奏並咨令辦理各口通商大臣各就地方情形妥爲籌議務各破除情面力洗積習以免外國商人有所藉口將此諭令知之欽此

蓋嚇德單內言欲征收子口稅須擇緊要處所設立關卡
意在九江漢口等處也嗣經恭邸于嚇德來公所謁見時
與之逐層辨論其最關緊要者除洋藥外則內地出進之
子口稅也查原訂章程出口入口之貨均在鎮江或上海
征納稅餉此次議定專歸上海征稅其鎮江以上漢口以
下准商人任便起貨下貨將鎮江以上卽作爲上海內口
無庸設虛立之關其立意在總處納交以杜偷漏然總納
之後卽可沿途任便起卸貨物漫无限制是仍與原議依
違也又据單內稱洋船載土貨出口完納出口稅銀便往
外國則中國無從征第二次之稅若出口復經進口

如湖
絲茶

某既出上海口復議照新章加一復進口之子口稅不知進廣東口之類

華商出進貨物有一關便有一關之稅安能獨令洋商取巧且易啟華商影射之端因議內地貨復進口時完一正稅一子口減半之稅此後所過仍須逢關納稅復與該國公使往返駁詰始請給與該國照會以憑向洋商商辦至嚇德所請緊要處所設立關卡彼係專指洋貨進口土貨出口而言則子口之稅僅有一次今土貨出口而復進口者尤宜在緊要處所設卡征收土貨出口以過卡准照爲憑洋貨進口以入卡准照爲準總期該商進口出口貨物完一正稅卽有一子稅辦法以期稅課充裕因更酌定長

江通商章程及南北各口通共章程奏請頒發長江各口遵照辦理据原奏內稱各口關稅章程前經咨令各口通商大臣妥籌去後迄今數月之久未見該大臣等商定辦法分別奏咨迭据湖廣總督江西巡撫咨稱洋人入江以來進出口正稅均在上海交納其自入內地賣洋貨買土貨既未議征子稅而洋人復不任他方官抽釐漢口九江領事又均不服稽查請臣等與英法駐京公使面議等語卽英法公使亦聲稱中外交涉事件不能與外省大吏紛紛商辦因與臣等公平面議查本年春間薛煥與巴夏里曾議有長江通商章程十款于船隻往來頗有稽查惟尙

有未盡嚴密之處而于收稅一節亦未議及因就原議章程重加增改定爲長江通商章程十二款凡洋商來往長江有關軍需之物令其呈具保單向各關領照起卸均有查驗庶不致再有濟匪情事再長江及南北各口現在尙未一律議征子稅及土貨復進口稅因另擬通商各口通共章程五款臣等與英法公使面商數次于八月間照會英法去後茲據英國威妥瑪到公所面稱章程二件均欲照辦該國已發英商告示二張令其遵照辦理送閱前來等因又附片奏稱土貨出口而復進口者若不議增復進口之稅將來洋商以販運土貨爲得計必至內地商人無

可營生是以臣等前與英法公使極力相爭凡土貨出口如欲運往他口雖已完過出口稅不能照洋貨發給免重征稅單其復進口時應交子口減半之稅不扣二成即扣二成歸軍費之款但扣其交過半稅後只准在口售賣若運入內地銷售仍照內地例逢關納稅過卡扣釐如此庶足保全華商生計而內地各關亦不至有虞缺額茲已列入通商各口通共章程之內應飭南北各口遵照辦理于是漢口九江先後奏請設關遂爲長江別開生面矣

是年八月湖廣總督大學士官文奏請于漢口設關收納洋商進出口各貨稅課以嚴稽查而絕弊端其畧言英國

巴夏里續增長江通商十條內

即卜魯原訂十款經巴夏里譯出者非另增也

其

第七條所載凡進口出口貨物均歸上海稽查納稅實有心取巧預萌欺蔽偷漏之端查半載以來洋商往返貿易凡有洋貨進口售賣內地土貨出口販運外洋者因自今春二月以來髮逆上犯向在漢口巨商大賈遷移一空所到洋貨皆于漢口各行暗中以貨易貨運載上船於不交進口貨單亦不報出口貨目以致豪无稽查其應完子口稅雖有上海來文而據該領事云先完正稅然後方完子口稅即條約內所載應辦應查之事一概置之咀唔不理且有內地奸商船插英旗借以影射偷漏甚至將禁運貨

物如米糧木植銅鉛等物裝載下船不免私售賊匪等弊
必須設關收稅設立官行按單發貨到上海照單查驗出
口洋貨亦憑上海發單到漢開船則長江自鎮江至九江
漢口進出口之貨物始免偷漏之弊若如英使所謂出口
貨物仍至上海納稅則迢迢長江千餘里隨處皆可上貨
下貨任其自便實存欺蔽之明驗也頃据司道傳詢英美
等國領事僉稱漢口無關亦無監督稅務司員憑何稽納
若竟聽之來往自便漫無稽查則長江上下中原之利盡
歸外國兼以內地奸商倚託外洋私售私買不特稅課偷
漏亦必虧耗釐金于籌餉大局實有防礙其洋商執一稅

不二稅之說未允收釐殊不思納稅出自洋商收釐取之
華商兩不相涉現有內地商人赴湖南湖北產茶所在購
買茶葉等貨動稱英商雇夥多抗不完納釐金似此情形
則內地奸商人人皆可稱爲洋行雇夥內地貨物種種皆
可指爲洋商采辦漢口之外山鄉市鎮處處皆可作爲通
商口岸則約內所稱不逾三口之文已成虛設惟有于漢
口設關收稅明定章程設立行棧收票發票稽查盤驗於
禁止華洋雇夥往各埠頭采辦悉由商販自行販運到漢
鎮入行售賣庶可杜絕弊端亦與前議條約始相符合應
請于漢口設關照海關章程將內地各貨出口正稅及子

口稅一并于漢口完納其進口洋貨運至漢口僅照單點驗方許售銷以符一稅不再稅之約並禁止華洋行夥往山鄉鎮市自行采辦以符不逾三口之條現飭漢陽府勘擇地基設立關卡並請添設監督一員督辦關稅事務以專責成等因于八月二十六日具奏奉

旨交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等妥議具奏欽此旋准總理衙門議稱上海爲入江放洋之總匯稽查較便應將長江出進之稅餉仍在上海征收撥歸湖北江西二省至洋人自入內地買一貨一節英約第九款載明許持照入內地游歷通商勢不能禁之不入山鄉市鎮采辦現與英國議

定凡洋商入內地買貨先請該關發給買貨報單單內註明本商姓名及本行字號爲憑以杜奸商影射續又與英國議定此項單照專係由關發給與領事官所發各處游歷通商執照有別其並不買賣貨物專入內地游歷者仍由領事官發給地方官蓋印執照內祇須註明游歷字樣不必再寫通商等字以免牽混如有借游歷執照在內地影射買賣貨物者經地方官查出按照偷漏例懲辦議定之後湖北漢口由督撫奏派道員專辦通商事宜監督稅課並奏請九江關一切應辦事咨明江西撫臣循照漢關辦理于是湖北之漢口江西之九江均以是年踰年先後

開關後稽攷檔案序其本末而加詳焉蓋自通商議撫以來中外之一大變局也

查官相國奏內言有裝載違禁貨物接濟賊匪皆內江通商以後之事其見于奏報者如江甯將軍奏稱二月間有洋船游奕于福狼二山口始與賊開炮相持繼則改豎百旗屬勿動手彼時正值各國商船由鎮至潯自潯至漢之際又據江湖總督奏稱本年四月十六日辰刻有洋船一號懸挂紅旗船內載貨約二千餘石停泊安慶城下次早始開赴下游重載而來輕載而去旋據投誠之賊供稱城內米糧將盡遇有洋船來此遂得接

濟又据總理衙門給法人照會言近日乍浦失守亦有
中外商人前往接濟又据都將軍奏稱官兵轟擊君山
賊隊有外國人坐沙關快船一隻下駛見師船追擊棄
船逃走搜艙得偽天義陳坤書印憑一紙時四眼狗正
上犯楚北一
帶內開上海夷酋瑪士哆等采辦洋貨由福山進口字

樣

大約如中國
路票一般

凡此皆在洋艘停泊潯漢間前後事查

該夷通賊已非一年然其志在貪利故其濟賊也非以
助賊利餌之也卽其請助中國勦賊也非以効順利中
之也然兩利相形則取其重今洋商不遠數萬里將以
求大欲于中國區區米糧軍火欲擅居奇之利而先自

試于不測之淵吾知其必不爲也此等接濟賊匪之船
隻必係奸徒假冒一則恃洋艘爲護符一則以夷人爲
傀儡意此中必有無賴夷民附件游歷而海上奸徒暗
中勾結許以分潤遂有此事然長江一帶未開商以前
夷船素不經見偶一遇之則水師巡船易爲覺察如三
年上海領事爲滬賊寄書其證也今則通商暢行連檣
上下輪烟蔽天無從查詰所破案者尙未必能得十中
之一大都在停泊之際見其形迹可疑俾而獲之然則
長江之禍豈有艾哉

西人游歷各省始于法國傳教之士乾隆間已有之經

地方官訪拏拘禁

純庸念其無罪降旨釋放解回本國然其人皆習華言效漢裝與中國齊民襍處卽五口通商以後除海口外無張膽明目而至者自長江通商議起予以十年冬在祁門督師幕中據軍營探報有洋鬼數名自河口來至景德鎮云將赴屯溪婺源一帶後據蘇撫咨會卽英商顧地等也踰年五月間據九江關監督詳稱本年四月十八日據英商怡和呈驗上海關監督發給憑照一張准該商前往內地江西義甯州置貨按照條約在于第一子口報驗卽請該口驗明執照務將何字號何貨以及

件數或箱或包若干計勛兩或丈尺若干詳細載明蓋印填給以便沿途各子口及海關分卡查照驗放有不符者卽照通商章程究辦等因當查該商置貨必以茶葉爲大宗卽經札飭義甯州就近查明置貨若干先行申報於移南昌府轉飭遵辦在案茲聞英商怡和聞知義甯近有賊跡卽在吳城鎮租棧收買茶葉又有英國之寶順以及美國之琮記旗昌等號既無海關憑照亦未知會到關均有陸續前赴該鎮辦茶之事於有洋商自在九江向內地商人買茶者又有商人采辦徽茶由饒州來至九江者伏查各國商人旣在九江設立馬頭

通商其前往內地采買貨物自不能禁之不去而稽查之法亦應查照通商條約隨時察看情形聽憑中國設法籌辦因未奉有明文理合稟請批示遵行抑或咨會五口通商大臣另議章程飭遵等因嗣准蘇撫來文謂英美二國商人有並無憑照買茶之事既經查明應詢該商因何無照卽按照條約將無照自入內地之人送交領事官懲辦茲由關督照會各國領事諭以嗣後必須領取中外蓋印執照方准前往至該商在內地買貨須照條約遵完內地子口稅應由該道于大關之旁慎擇總隘地方設卡專收內地稅銀隨時遵辦等因在案

查通商自有一定馬頭如當日五口通商除港口貿易外不得越赴各省郡縣今長江通商除兩處關口貿易外卽不得自赴山鄉市鎮采辦貨物官相國所奏自是一定辦法而該夷堅持其天津第九條之約反覆爭論恭邸以前約既行窮于鑄錯不得已第就此中分出通商游歷二層聊示限制然彼旣在內江占設馬頭水陸任其所之舟車聽其自賃勢必通盤籌算以爲售自華商不如購自當地民人獲利饒益且又于吳城等處增設棧房廢著轉輸無所不便何必運往外國舍近圖遠是其土貨之復進口者左右遇之旣不能禁則除逢關

納稅遇卡抽厘外亦別無辦法是亦法窮而不得不變者也總之隄防一決便有不可收拾之勢補苴罅漏顧此失彼故通商之條約雖多而紛更愈甚不但有傷政體抑亦無裨軍儲當日桂花諸臣抑何重于違夷而輕于謀

國哉

予頻年奉委赴潯見九江設關之後貿易蕃盛月異而歲不同嗣因查勘輿圖自赴該郡西門外以步代弓周歷大街前後另繪西門外洋界圖粘簽貼說由江撫咨備總理衙門查核自西門出城由大街西行至大馬頭

約二里許其地爲大江之汊港卽龍開河者是也又自
龍開河沿大江東行至西門外大街之功敘坊口卽大
街之後身亦卽英商所定一百五十丈之界今稱洋街
者是也其地樓臺驟且英商行棧之所萃東西有界東
界直功敘坊之北大街以前爲南以北爲後有洋行費禮查新建洋
樓一所賃之于關以爲辦公收稅之地卽今所稱洋關
者是也自功敘坊入口卽爲大街大街坐北之地自功
敘坊口起東行至張公巷止爲美商琮記起止界卽前
勘地基自向民間承買者也又自張公巷起沿大街東
行其南爲美商旗昌行棧其北爲旗昌下貨入江之馬

頭亦稱旗昌洋行卽旗昌自向民間議租者也凡此皆在大街中與英界之在大街後者无涉而其賃自居民不經地方官換約亦與英商馬頭分別辦理固自無嫌而自功敘坊口沿大街西行直至滄浦河之南甘棠湖之北滄浦河在街後中隔小河被英商架以板橋直至大街中間皆係英商設有行棧不經地方官之手意亦步美商之後塵而踵行之然已出英界之外矣滄浦對河之大街其南有巷爲英商沙遜洋行之進路內卽沙遜洋行行之南爲法國天主教堂正對甘棠湖此又法人所賃與英美同一辦法凡此皆與民居市廛參錯不

分者復查琮記承買之界因起造未成又于西門最近
之大街另租琮記洋行貿易于此而其西則又有英商
仁記棧房查仁記行棧已在一百五十丈界內此又其
增設者在洋商占立民房多多益善而潯民貪利私售
將來西門外大街房屋勢不至盡歸之于夷不止而城
內居民亦將效尤矣傳聞城內小南門地方有英人房
屋一所去道署不遠關署昔在大關口後爲粵匪所毀今新建道署當大街南首予
往視之則結構如中國式鎮日扁鎖有傳爲英人教堂
者或云馬廐蓋南爲校場夷人放馬在此語雖近似而
兩廊木板甬道裝修整齊又絕不類馬廐者久之有居

民每于夜間窺探聞內有婦女喧笑聲予詢之德化令則竝不知城內有夷人房屋一事吁可概也

美國官定之界在龍開河之西過渡南行卽琵琶亭舊址當巴夏里至潯初欲在此立市以九江太守某一言遽止蓋謂其地之低濕也其後英人勘定東岸之界東岸居民疑爲太守指使定界之期相與鼓譟某太守遂以此撤任美商繼至無地可圖遂謀築土增高議租換約後以開市在大街中貿易頗便故雖在彼釘界實至今未立房棧然予因繪洋界圖向縣中索取此案卷宗則已定于十一年之後矣琵琶亭舊址湮沒不足惜而

東岸之溢浦河被英商築土加高僅有涓涓細流自英
人行棧流入大江而城內水口亦因之淤墊矣